

发生，热爱电影的人儿终汇聚。”这很像是他和万玛才旦的一种心灵对话。也是导演离世一年五个月里面，他无数次和万玛才旦的心灵重逢。

万玛才旦懂得年轻导演身上那点点纯粹之爱多么珍贵，也全然懂得他们的艰难。他自己的电影之路，花了三十二年，一番艰苦求索才终于抵达北京电影学院这个电影殿堂。

二十一年后，他留下九部非凡的高原作品。他的生命和电影之路都定格在这片高原了。

万玛才旦的藏文意思是，生命力顽强的莲花。

他是藏语母语电影的开创者，也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藏族电影导演。

2023年5月8日，万玛才旦在拉萨附近的浪卡子县拍戏出现高原反应，心脏发生问题，意外离世。网络上的悼念文字密集地涌现出来，一种悲伤的气氛前所未见。

陈丹青热爱万玛才旦的每一部作品，也热爱这样一位创作者。5月9日，他写下纪念万玛的文章《亲爱的万玛才旦》，他说，“是万玛让西藏被听到，被看见。”“那些画（陈丹青的西藏组画）只是短暂的一瞥，我对那片高原的了解其实是肤浅的，万玛的电影才是西藏的血肉。一个民族拿出自己的电影，面对世界，便有了无可言说的容颜与自尊，万玛，是践行这自尊的第一人。”

从魔幻到魔幻

那一点点野生的纯粹之爱有多么重要，万玛才旦是完全懂得的。因为他直到32岁，在西北民族大学读研究生期间，那个通往电影之路的奇妙机缘才出现。

万玛才旦的出生地，青海省贵德县拉西瓦镇昨那村，是隐藏在高原的褶皱里、黄河边上，一个偏僻封闭的小山村，属于安多藏区。少年时代接触到电影，其实是一件很魔幻的事。

在他小学四年级时，村里来了一支地质勘探队。他们到黄河边考察，要修一座水电站。于是村里建起了一个几十个人的集体宿舍，一个职工食堂，还有一个礼堂。周末，那个礼堂会放一些电影，而且是内部片。万玛才旦在那里看到了卓别林的《摩登时代》《佐罗》《十万火急》《狐狸的故事》等等电影，好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

初中毕业，他考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师范中专，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了一名老师。四年后，他辞职了，再次离开家乡向外求索——读大学。他考进西北民族大学，开始学习藏语言文学。

据万玛才旦的大学同学、藏族诗人华多太回忆，

大学时代令他们最兴奋的事，就是周末在礼堂侧门口看见电影海报的时候。因为是民族院校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颇受欢迎，大礼堂总是座无虚席。放映《冰山上的来客》时，新疆同学就吹着口哨热情欢呼；放映《悲情布鲁克》时，来自蒙古的同学也会做出同样兴奋的反应。那时候，藏族题材的电影几乎没有。每当此时，他们就有一种失落感。

后来学院为了照顾藏族学生，放映了《布达拉宫秘史》等几部藏地题材的电影。当布达拉宫宏伟的画面出现在眼前时，他们也同样用欢呼和口哨表达久违的存在感。

大学毕业后，万玛才旦分到州劳动人事局工作，当了几年公务员之后，他又辞职了。回到母校攻读汉藏文学翻译专业的研究生。后来他的《人生歌谣》《西藏：说不完的故事》等文学译著也成为藏译汉文学经典。

心里那点小火花，对电影与文学的热爱始终没断。临毕业前，那个人生奇妙的机缘终于降临了。他得到一个基金会资助，得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导演专业。就这样，开启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电影之路。

那一年，他32岁。一年后，他动员同样热爱电影的松太加来电影学院摄影班进修，他还想培养一名录音师，于是叫来了曾是地下摇滚乐手的学弟德格才让，就读录音系。

他们三个在学校背后的黄亭子小区租了一间房，一起恶补世界电影史。电影学院附近是盗版碟的天堂，他们淘来了法国新浪潮、好莱坞黑色经典、伊朗电影，记下了密密麻麻的笔记。

刚开始，万玛才旦想拍的题材，完全不同于后来他所呈现的。第一学期他写了一个剧本《吐蕃秘史》，是一个浪漫恢宏的史诗，那是万玛才旦真正的文化底色。但得到的反馈是，这种故事不能拍，里面涉及政策原因，也有投资和市场的因素。那一类电影，“只能是你想象中的电影，是一个愿望。”

后来他接触到阿巴斯和其他一些伊朗导演的电影，那里有另外一种让他心动的气质：朴素、克制，但同样有力量。他把目光投向现实题材，决心进入藏族文化、生活内部拍电影，从个体窥视文化命运。

2005年，万玛才旦拍出了自己第一部长片《静静的嘛呢石》。在中国电影百年史上，终于有了第一部藏族母语电影。也是第一次，一位藏族导演将藏区真实的生活铺展于银幕之上。

《静静的嘛呢石》获得了这一年的金鸡奖最佳处女作奖，消息传回家乡，人们欢呼庆祝。有人甚至把电视机都砸了。